

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

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涇川張公神道碑

張公以萬曆甲申歲二月十八日奉勅塋兆在州南風陵鄉條山之麓大學士余某為識其墓碑曰張氏世居解梁監澤南坡元季有思誠者避亂徙蒲思誠子友直於國初占籍蒲之通化坊友直子仲亨仲亨子克寬克寬子琇琇子寧寧子誼生公諱允齡字伯延為今大學士四維之父公大父洎

父皆以今大學士貴得賜誥贈如大學士官公大
父蚤世大母雷夫人矢志而撫公公父以長也母
幾何而公之父復棄公以委公母解夫人雷夫人
與解夫人茹荼操作相筑然撫公以幾公成立蓋
公生而眉宇不凡識者已知其為二母堅貞之報
公幼學書以奪於家政不獲竟即欲上奉二夫人
而下字幼弟嘆曰柰何不自成立以遺兩世孀母
憂丈夫亦何必非計然哉夫大者積貯小者坐列
操其馮馮餘以為竒息無不可者乃轉積居著甚設

數歲幾成上貲有貸公千金賈而沒者以數聞
于公人謂公當訟之官責其直公曰安知非敗
也即與折券謝勿收責於是公貲少落竊自念
曰以吾二母為藐焉之孤甘矢死自誓而孤上
不能成二母名次不能承驪以養二母謂子道
何已又曰夫貲貴流轉不息以為器則用滯矣
遂發憤橐裝大起監笑游賈西涉臯蘭歷浩亶
居貨張掖酒泉間數年乃南循淮泗度江入吳
會又數年滯江潭西抵夔峽往來楚蜀已乃北

遊滄博水航陸輦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下
至絕取遐聚二十年足迹幾遍焉而貲稍稍起
庶幾埒素封云公雖遊於賈其意不在賈獨為
二夫人故將行賈以為養也故其視利甚輕不
規規什一息較量圭撮間務為忠信不二價每
奇取而偶施以寬大易纖畜而與時消息廉者
伍之尤能折節曹耦皆依傳禮義以故多得曹
耦心凡出入必受公策然後行有事鬼神必推
公灌祝有構者不煩有司幸公居間違言遂解

有司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遂籍公名以為筴
祭酒蓋十年成中賈二十年成大賈謂是足以
養二母矣乃棄而歸孳孳為養務當母心無所
失每念二外家嗣祀中衰則祀二家祖妣于家
又為葺瑩宇樹石隧道中遇伏臘率子姓祭埽
歲以為常愛弟仲薦至日營營代仲治家人生
產業曰吾母之所急也仲食指衆不能給產數
落公輒與仲更造者數矣且為仲之子各授室
以悅仲意曰吾弟之所苦也族有鰥者寡者弗

克構者公曰是吾祖父母之連也鰥則與婚寡則授粟弗克構則為之室以居凡藉公以舉火者數十家人人謂公長者出入不悖於人倫公固以敦薦倫理起長者聳然中安之非以為美有德於人者公忘之人有德於公者公固不忘也其課大學士學甚嚴出懷抱中即不令涉玩好遇事必旁諭曲誨勉以立身大節就外傳必擇名士與居每出必斥買書至數千萬卷輦歸度而授大學士且曰吾先世誦義不棄吾二母

忍百死以立遺孤其節視皎日有裨於世吾後
必昌阜其殆孺子當之孺子勉乎哉既大學士
舉進士入翰林迎公養邸第嘗謂大學士曰爾
以韋布之微哀然子大夫後日侍承明廬擅一
時制作潤色玉度一何雄也以我所望於爾者
有不止是爾大學士益修飭為大儒歷三朝登
政府每遺書曰 主上之寵靈爾至極矣爾何
以不負 朝廷以大有造國家使人稱為張氏
子哉使吾得自寬於山澤間何必自其身致之

蒲秦晉孔道冠蓋麇至輻輳公業已稱大學士
父而又大耋人人願得有謁公深自閔匿即守
相臺察欲謁公為鄉飲賓于旄日至公數使人
謝不自見結別墅州城東十里之孟盟橋鑿池
疏圃為致名卉竒鳥日招戚友相與嗒然道故
舊為樂時或巾車扶老從田父野叟察媵圃問
卉麻尋丘壑窮日而後返至墅邊隙地構石為
小山偕內弟大司馬王公憑小孺子裋褐儒步
徜徉其間人望見之莫不謂僊仙乎大人遊也

公性虛恬無外好生未嘗有病至老益壯上下
峻坂間若飛燈下能作細書累幅與客譚壘壘
不少倦其得天甚厚故能畱取而豐享如此公
以大學士初者滿封翰林院編修後十年晉封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再晉封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後上
大婚禮成以大學士貤封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繼大學士書
滿晉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以

皇子生上兩宮徽號恩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凡受勅封者一誥封者五訃聞上頒手諭遣中使唁慰大學士上洎兩宮聖母賜齋糧麻布香燭油鈔賻金帛甚厚命大宗伯致祭六壇命大司空出水衡錢營塋域夫公行賈非為賈也有時乎為養賈而好行其德而又汲汲於倫理課其子起家以柄大政而猶曰力惡其不出乎已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公之謂哉銘曰神明之胄肇迹蒲陽天

與全節再世乃昌遺孤藐爾人稱未三公時為
養行賈四方隱于鹽筴好行其德孳孳急人振
其困危人有負者謝不收責惇睦人倫邦家作
式積善有徵碩輔誕生人曰彼蒼以報堅貞服
公義訓洵美成名為國柱石為 帝股肱原本
有自奚其躬致公曰戒哉天道盈忌絕迹偃室
深自引避明德聿昭諸福孔備條山之圻土沃
而滋 帝命賜塋大隧豐碑以敷潛懿以光燕
詒聲施來祀萬古無期

山東副使龍門王公墓表

有封若馬鬣麗於河澳者有明賢大夫龍門王
先生丘也先生既卒之一歲所始葬而某始表
之老子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甚哉仕宦之
難也夫人所誇嚴於世者必高位顯秩然時有
不能則悠然失其據而紮辱媿赧力智俱困不
知所出矣故廉靜端慤之士不蘄乎公卿汎遊
乎一世而無所疑其貴不借位尊也是以外詘
而中伸其龍門王先生之謂乎先生舉嘉靖丁

未進士又二年為庚戌虜入曠近郊 天子既
案誅選悞不任事者而驟貴咸寧侯鸞鸞遂竊
弄權內結奸相外市黠虜而又下操百司徵求
無虛時若少欲不遂必肆其欺詬而無忌文致
徒毀陰鷲鬼譎不可揣持一時用事之臣趨之
若市者之趨大駟也先生是時官倉部郎監通
州而虜數敗約南入鸞內畏虜不敢兵則假以
軍糗不給激 天子怒幾得自便同事者咸股
栗不知所裁而先生獨從容往見相與語甚驩

謂賊在河東聲勢燎邇即烏舉入宇下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益深後事禦之為難為人臣子宜先君父之憂不宜自計便利諸倚安焉居無何復命監代餉代居中山北邊虜而前是監者不餽軍民共苦汰取先生一持以廉代以不病既而陞本部郎中改監遼左餉遼左受山東灌輸而役者往往罷山海之險而官繩之惡彌病役者先生既治事遼為酌鍾豆優道費甚便役者役者歸山東必道先生家未嘗不以

言瘡地先生父前稱謝也先生既久為郎又歲治邊餉有功當遷官而主者忌其直憊延外遷守平陽平陽劇郡介關振河物賄湊至民多竒哀先生以寬大嚴重為治而時出其精計法其一二桀驁不奉約者民以大安暇日著有籌邊為議者八課屬為條者十以治行最稱滿歲擢山東按察副使倘兵霸州霸為內三輔所治多貴人而地四通聚探丸擊劍之徒先生持法平一切謝絕請謁而身束士伍若常倘他盜者

有高指揮慎行素怙婪無行手所創害人甚夥
先生廉得其實竟寘之法而內侍楊幸用事求
曲法脫人於死先生謝不從因中先生以讒風
御史按之坐不讎明年竟以大計報罷罷之日
先生方有事密雲與諸公飲賦長途此日逢春
草句以志感有訖然忘歸之趣總督楊公選雅
嚴事先生益歎其去不違時云先生既歸年益
強而封承德公與封安人皆無恙先生日治甘
藜和顏色而薦之取親中君廁踰身自浣滌不

令人知暇則手一卷課諸子孫絕跡公門游行
田間不知其為貴人也先生長厚尤慎飭於言
行不寢然諾無論識不識耳先生名知為賢大
夫已夫居官無媼媼脂韋之行居家有孝弟睦
嫻之懿居鄉有敦仁薰誘之良先生其人豈數
數世見者哉先生諱良貴字少思自五世祖思
忠始遷為寧津人配詹氏繼配潘氏贈封安人
子男三詳具揚少宰與谷少司馬誌狀中

少司馬竹墟屠公墓表

少司馬屠公卒于家遺命勿乞祭葬勿以聞于
朝命即窆于甬東之原公之子遵命惟謹不三
月襄事已乃竊復自思曰遺命得矣如不朽何
夫所不得請於朝先公志也所得請於名公
以圖不朽者則在本峻於是屬水部郎余君實
為狀走太倉乞中丞王公世貞為志銘又謂故
事三品得樹石神道則又走長安手二公所為
狀銘謁余蓋公壽八十凡冠而學十年學而仕
三十年仕而歸二十五年其勞勤在朝廷其

行誼在閭里在朝朝重在里里重是烏可使汶汶不傳於世於是為題之珉石曰有明司馬屠公之墓而因撫狀志中所述犖犖大者表之狀志曰公筮知合州輒得父老心因知所便者以與民更始所為興革甚簡民相顧目為神明知吉安府其治辦如合州時擢山東副使飭徐州兵徐時新中寇公簡卒乘慎固戩守徐方以寧擢山東布政使移福建左不好為可喜事務以實勝所至皆有去後思此以吏治為德于民可

表者曰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川貴兵討苗民吳黑苗龍許保於首陽大勝之大盜李邦珍與其妻馬三兒剽汝南大騷漢以東三兒挾妖術遯去公檄湖北憲臣計獲以獻苗龍阿仔為楚患久朝議會湖廣川貴為一鎮設大帥即以任公公遣裨將以一軍軍苗腋而誘其黨譚細奴令醉縛龍阿仔來立滅龍氏而龍他衆亦殲譚族苗始不敢為患此能殄寇綏民為全楚保障可表者曰方公宦時權貴用事立能

生死人有二尚書者其一則有子橫里中公縛其蒼頭孥悉寘于理其一則有里中兒為公吏曹以屬公公不少訑卒以賄逐因怒公公以是滯徐州八年不得遷至其所最忤者分宜父子以公嘗守鄰郡既連得重地不能無望公公絕不荅乃銜公甚以貴州苗警責公已又以蘇州倭難將束公死地非天子神聖首領不保矣此不畏強禦而明於義命可表者曰帥冉世蕃欲篡其父位行黃金百斤珠玉稱是抵公家公

聞尸世蕃轅門杖之百諸土帥請命乃已終公
在楚不敢奸父官公征苗時王留守為曹偶齧
齧公廉而釋之已留守行千里為公壽公却之
曰吾為汝寃不問而汝胡犯簡書乎公居官久
所更州郡重鎮多而家蕭然無長物厘厘取足
先人產此食廉于官于家皜然不滓可表者曰
公歸海上即下楫却掃不過他客日與里中父
老會輒引滿曰老臣無狀當死賴主上恩不
賜死以有今日與諸君杯酒道生平為驩獨柰

何有他異乎日尚羊山水間酒酣耳熱輒呼筆
賦長短句立就輒自唸吟竟輒棄去歸則嗒然
燕坐時或經伸呼吸事導引家術以自愉快即
病革形神安雅不亂所遺言甚正更逆知其所
逝之期此為見道明性灑洒朗詣死生不貳可
表者狀志所述公犖犖若是余故為表其墓云
公諱大山字國望號竹墟有子一人本峻最賢
若其先系配嗣生率月日詳具狀志中

將仕佐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公墓表

張公用鹽監起遂以貲為郎人稱張公善賈公
跡賈矣意不在賈其行復大不類奚獨賈不類
也即其行士子所不能跂之蓋公幼孤未冠有
心計嘗沾沾曰夫疇非研棄哉既不能任俠行
游公卿間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獵致千萬吾
修伯氏業而息之庶幾哉萬貨之情可得而觀
已乃從伯氏裝千金西賈廣陵北賈燕代齊魯
以所多易所鮮不務纖晉務闢知與時逐而不
責於人勿留貨無敢居貴蓋五年成中賈十年

成大賈凡賈往往用貲甲乙公貲甲諸賈獨能
讓讓其產同產兄別構第宅綺䟽棟題相屬也
此豈終不餘力而讓財者哉助邑令城城不受
邑令旌謂吾不欲以是操長吏權尤未嘗相矜
以久賈有操公金為之行賈至緣手盡公置不
問盜公金自媿死者公召其子恤之齒公者人
謂公不直請訟之官公曰吾雅不喜訟也尤善
飭其家因丙舍開義塾作誠誡子弟子弟服鮮
服公召對案責曰是安取斷緇衣文綺也即媮

食為覆筭器不使進其有失譙讓之甚則令袒受杖尤篤孝念蚤背父母不逮養歲時饋饗伏謁流涕潛下承睫而事繼母汪惟謹比捐館總總盡禮蓋其天性也大都休寧俗多賈水航陸輦走四方都會陳掾其間若水趨下若猛獸鷙鳥之護要以射羸牟息耳目欲極聲色口欲窮芻豢心夸矜勢能之榮盛張詡以明得意不與人諧輒以詞詆官府繩批株連務成其訟至覆家不顧蓋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

能化若公所謂廉賈也廉者五之率以致富然
好行其德為閭里率至孝父母教子弟內行焉
至可不謂鞠躬君子哉公諱旻字必仁為休寧
著姓娶于程長濬仲沫叔濂光祿寺署丞餘見
王中丞所為志中志成而濂介其師黃山人定
父及詹孝廉某之書來乞余表余為次第其行
而表之曰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公之
墓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寅樓郝公行狀

昔人所稱道素封者不特以千金之家擬一都君也謂能以富行其德焉蓋其入俸儻負竒謨取予然諾使數千里誦義不忘若陶朱卜式者流不與豪侈專利自封者比廼今則有郝比部寅樓公云公名某字某始祖太原人某朝以從征功世襲錦衣總旗父某公生甫十歲而孤家故貧公又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以故貧愈甚獨與其母氏居且六年嘆曰天豈故窮我哉則脫身出從伯父遊伯父賈東楚通魚鹽之貨於徐

僮取慮間家致富數千金嘗延中丞柴公經授
其子書公因得受業柴公間業柴公所授書盡
讀之無不明習了大義則又竊嘆曰夫業規規
困人即糾纏章句中日夕伸其佔俾何為也迺
棄去修伯父業而息之 武廟末年中貴人權
辜事覺下理曹理曹因持大賈長短請逮詔獄
公伯父會逮中諸大賈相顧愕眙謂往當論殺
矣公曰公等豈不多豪然無柰縣官法何法當
死即死矣奚畏為則挺然請以身代伯父往既

對簿申雪寃狀反覆數百千言不少詘理曹為
白其事獄竟覆因赦出公及諸大賈得不殺者
公之力也公既脫諸大賈之阨迺諸大賈因公
伯父奉百金額交驩公公曰我故利公等金乎
是何可以身為注也諸大賈固進公固却公初
歸伯父伯父以凡兒子畜之至是始重公公事
伯父馴謹至廢著出納間毫釐不敢有所私繇
是伯父愈益重公公依伯父凡十四年而公母
夫人卒於京公別伯父去執喪哀戚甚悼既襄

事俱偕妻宜人靳氏來揚以為揚南北之中民
工於市為天下饒易賈遂家焉廼治產積居以
所多易所鮮論其有餘不足莫不通濟其所欲
而人物歸之緇至輻湊息常什倍富至僮數百
人然能擇人而任時有善賈者輒委之訾人欲
公行也則故不行曰計不下席奚必自己出乎
既視其所委無不人訾相當皆如其所心計矣
靳某者欲行公不許以肺腑故強要公行其訾
數萬走梁楚卒乃失負不持一錢抱空牘歸顧

自媿不敢見公公曰子遊不遂而過我我不足者非財也且甌破奚顧獨柰何相避若此兄子某貧不舉火公致之曰兒第來揚來則授之室分子田數十鍾宅一區廼兄子不訾者復隨手盡也公又分與之如初兄子再廢公再予無恡色歲侵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崩縵士輒舍業厚遇之尤善厚宗人凡宗人來售田即使田售室即使居有貸公錢者不能與其息恐公責之咸持券會公所請少弛要期公曰是不足要也

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責愈不能收則取券來折之棄其責若其等重者至千百其董董十數息者不論也公蓋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分散與貧交疏昆弟者數矣未嘗以無為解嘗謂吾何知積著好行其德為厚利彼齷齪虜守者捫一錢汗出不能去手徒作苦耳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者徧國中然不以為德亦惟恐人知之而國中人故德公爭為公用公雖數散其金三致之哉然竊有天幸不待危身取給廼齎用益

饒遊道日益廣每醵飲食飭厨傳樂得賢豪長者適我也即非賢有抵公者公待之無所擇以此傾天下士而轍跡常滿戶外人言曰投刺輒通有郝公言公好客客各以為公親已也已則竊自念曰嗟乎丈夫不能遊大人以成名而設為名高者奚歸乎非有所托於子孫即何以稱焉乃復折節為儉延致天下方聞之士塾諸家使課諸子常日費數金數擊鮮所供具甚腆不即一歲載更師不悼也公亦旦夕督責之不必

貫少懈則立諸子於庭數之曰吾不能自見於
身以幾而輩哉其後長子某以進士起家仲子
某季子某為太學生季子蚤卒長子始宰德清
擢刑部主事湖廣叅議公嘗詒書戒之曰吾世
受國恩至久所靳報萬分之一者繫汝是望若
徒倖榮媒身厚自標樹則吾曷賴矣以故叅議
君佩公訓所至以察廉應條輒得舉仲子亦卒
業太學公時年七十餘以子貴封奉直大夫白
首乘軒冕益從賢豪長者遊乃益喜施里中緩

急公居間蓋人人當施焉則德公益甚公方以
此明得意而太學生洎參議君後先相繼卒遺
孫三人人人危公謂公門祚且薄廼公輒不危
也立返參議櫬并太學生盡寔之而已則曰有
子而歿是何與無子時也繇是不窺市井盡斥
其訾易田池歲時容與其中被服自適間携方
外者論大還術求神仙庶幾遇焉意訢訢樂也
然不忘課其孫視課子甚戊午歲公介余郡守
走幣來迎余余故得覩公公豐顙重頷長八尺

餘翛然玉立甚偉既觴余則據案大噓慷慨論
天下事纏纏不休然皆中要領余處公家塾三
年雅與余善既余叨仕籍已復謁歸趨闕下道
揚公送余二十里所收淚別余距今四年而公
訃至余徒時益微予狀公余忍狀公哉然公非
余狀莫悉遂忍為公狀余嘗謂公少而孤既老
而獨中間所更夷險多故矣而公固委蛇與時
變化無論其急親族振人不贍要以功見言信
稱節俠於世即日莫途窮能陸沉玄言爽然生

死之際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假使公登進
辟命於朝推所素負即前所稱陶卜何加焉廼
不售隱岩穴間托其子以見而猶不得竟惜哉
語曰苟允德義貴賤何筭公之謂矣公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五子三人
女三人孫三人將以某年月日卜葬金匱山陽
惟名世鉅公操鴻筆者一論著之母使其泯泯
不傳云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一

祭元峯袁老師

猗歟我師會川嶽之靈秀而稟扶輿之淋漓方
其赴側席之求而躡策彤墀則驅馳乎董賈膺
簪筆之任而抽書石室則奴隸乎班馬宅秩宗
以典禮媿夔龍於前晉丞弼以秉衡失蕭曹於
下蓋我師之文瑰琦瑩晶昭雲漢耀日星摘葩
灑翰彼庸庸之流靡不關口而失聲我師之業
懿爍鴻明轟宇宙鞭雷霆劃機批竅彼汶汶之

輦靡不抑項而輸誠是以特簡 聖衷渥被宸
眷忽班麻而爰立復超階以洊轉忠誠敬慎之
褒煥綸綍以顯榮袞舄璜王之錫燦玄黃而美
炫 上方毗之為柱石以奠鼎胙士方倚之為
山斗以豎表儀而海隅之氓知與不知咸樂有
所覆護而保綏胡溘焉其疾作而天之不憖遺
天子聞喪退朝不怡既殲士望亦隕民依天下
不相不謳而咨嗟以吁噫矧某為門下士者烏
得不上為斯世慟而下以哭吾私拜寢門而紼

哀遡玄風以陳詞惟明靈之洋洋庶鑒焉其于
茲

祭張文忠公

維公才兼王佐學優 帝師二八媿德五百應
期忠蓋徹乎當宁勲伐銘乎鼎彝教訖乎方
寓威信讐乎蠻夷所為赫赫煌煌榮鏡宇宙焉
奕古今者人皆得而知之若其處危疑之勢憂
不于近于其遠抱惕厲之衷患不在公在乎私
事幾呼吸則發言盈庭者其咎誰執人物雜揉

則衆口若沸者其隱莫窺而公也操干將而獨
割導繁窵遊髓髀怵然四顧以為遲引九鼎而
自重奠勢錯鎮披靡屹立萬仞以莫移其探玄
析奧洞贖黠幽明若懸鏡不爽蠶絲其決吟破
域琢圓復觚利若刺鍾曷數毛錐定大謀若舍
矢破的剖至劇若解結以觴勢若風震雨陵而
棟梁自若味若火炎水潤而鼎實咸宜方 穆
皇潛邸人曰義均以卜公則善處父子兄弟之
間而卒定乎丕基 今上踐祚人曰主少國疑

公則身肩宗廟社稷之寄而不負乎受遺粵在
諒陰百官總已以聽公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爲
既宅師傅一人垂拱仰成公則鞠躬盡瘁死生
以之爰移孝以爲忠即忘身以殉國所遭震撼
擊撞曾不能以斯須公則仗節沉幾播忱推赤
養剛大之氣浩然充塞乎兩儀所謂拮据夙夜
周旋險阻者蓋一紀焉而遽溘焉其不支嗚呼
星象示異中台坼離泰山安仰梁木其萎

合祭張相國

楚甸奧區靈粹寔鍾 肅皇龍興公亦雲從迨

事 穆皇兆符夢卜舊學甘盤晉叅密勿黃扉

治道玉几受遺擁護 主上蔚爲帝師泮維其

時國疑 主少公獨負宸雍容廊廟不動聲色

屹乎泰山表正庶寀弘濟時艱世方隳窳翫弊

滋極公洒濯之莫不承式尤急 君學朝夕論

思平臺造膝便殿陳規 上德欽明臣心精白

四海安瀾九夷重譯猗歟上治曰惟公勲酬勳

之典卓越前聞昭代三公待公始建太師維垣

萬邦爲憲 上曰垂拱惟公仰成天不憖遺喪
我典刑錫賻賜酌有隆殊典製誄易名純忠允
顯德在寰宇勲在朝廷以垂終古竹帛炳鱗某
等相從補衮惟公領袖相隨濟川惟公左右所
期戮力溘焉云亡瞻公何在列星之光緬懷儀
刑薦馨寫悽詎曰悲公惟公家故

祭屠少司馬

少司馬竹墟屠公疾公之子比部君以書報余
某意公疾末耳公精性命理善養生當良已隄

月里人訃公捐館舍某聞之涕迸下恨不能拊
棺一慟再隄月里人又訃公葬引窆於甬江之
介某又恨不能執謳紼會葬既已傳公易簀時
屬比部君勿哀毀勿昕昫奠殯歛勿從易勿上
書乞恩澤某益感而慟儻公所謂詰人非耶世
人齷齪風會日流惟公皜然自濯淖汙之中不
獲世之滋垢庶幾哉名里表素我諸大夫國人
皆有所矜式乎而今萎已矣天果難定胡不慙
遺此一老抑或別有不亡者存非幻妄之謂歟

公嘗語某曰人命無常惟性爲不滅某叩公養生之道公曰無生今公已不可生矣而公之性果滅耶果生耶果不生耶果不滅耶死生亦大矣果且有生與死乎哉無有也且無無也夫誰計死生于公果且無死與生乎哉性生而生性死而死矣夫誰計滅不滅於公指窮於薪火傳不盡日月落天其暉不息公性之謂也且也善吾生者善吾死公生而聞道死而不朽遠來而時遠去而順又誰計公不生而滅某生公後幸

奉公周旋別公半年而有死生之隔故思公範
則悽然以悲思公訓則懔然自失而又不能詣
公墓下束芻瀆酒則遣兒子致詞以告公及公
墓艸未宿某得解組歸且將展公墓以哭公也
公性未滅其亦鑒某之辭乎

祭聞西川

穹窿維錫厥有開陽以肇鴻基粵百十年迺誕
壯簡 帝陟在茲巍巍 世廟駿發徽章宰臣
是咨亦亢聞宗無滋耄憂我公之殄惟 帝念

哉界戶樞勿六軍是治績攷維庸儉于庶子爰
職邦儀舉此庶艱有擘其文爲綉爲絲清華日
升惟直是保不辨荼施詔服斯皇撫冲靡定民
靡敢蚩曰德振振不崖于俗合驩以眎奉彼諄
嚴以燕乃晷如埴如箎蹈道若澗玉巖山立地
夫之師克世其緒方古問臣漢石商伊末路可
卷處休澗谷其遊施施髡彼兩髦國之後龐庶
瞻具斯嗟我末懿遵范攸行進退用晞邛彼昊
天不憝一老大患孔懼川傾于瀆日入于弇物

歸有時當溲而暘中遠而蝕哀反乎彞苞牲羃
勺哭於總帷匪寫予私有翩丹旒勿忘睠顧西
方所悲

祭高志齋封君

歔歔悲哉歲德在東有祲于越二三耆姻悠然
鼎沒遐不隕年哭屠及聞公祖自夏我心如焚
火雲烈烈鑠金燬石丹旒其偏遵彼南陌南陌
且修載車載舟僕夫告勞棘人孔憂公以嗣寵
食王之奉蒞來于圻背茲丘壠百祿方來大命

弗媒老成凋謝里人咸哀休休淳則四國是式
嗣也有章以爾燕翼樹德滋豐其陰蓬蓬實厚
而光身下而崇天之所啟誰能譬止公既龍盤
嗣乃鵲起成均之教我用是匡褒命自天曰有
義方華華鵲裳頌頌鶴首將以壽公爲此春酒
河清幾時逢斯百罹匪室之割亦途之悲山有
槁木我憇我復江有蘼芷我搴我掬臭味既和
厥隱實多神之不反有涕如河

祭少宗伯陳公代作

嗚呼姚江無波龍泉掩鉉哲人騎箕朝野倉皇
惟公英英太丘奕葉珥蟬插貂珪組層疊深山
大澤是生龍蛇遠公之身克世其家賢良射策
廷對天人鳳儀岐陽龍躍雲津靄靄吉士無踰
公者太史著書紆徐金馬舊京校文公執其衡
南金東箭登於朝廷春坊庶寮簡慎名碩以飾
皇猷以輔台德恩光照軀朝青夕緋宗伯禮樂
爲龍爲夔宅憂苦土亦越歲年岩廊注望鳳詔
徵旋 天子錫公春官舊秩南省暫留馳情北

極朝政維新倚毗斯在溘焉捐館河清莫待
當宁悽悼嗟老成賜錢給喪考德易名國典
有加家聲彌振猗公不亡遺此榮問其等列忝
同朝聞訃錯愕何以哭公生芻一束禹穴雲門
風雷不開公騎黃鶴神兮歸來

祭柴竹窓封君

惟翁墓木已拱墓草既宿而翁之魂尚棲畿服
翁之夫人已窆甬東山之麓翁之子方伯公已
不祿翁魂依依將何所復余當慇懃公孫來迎

公返于故谷嗚呼凡民有喪救之匍匐矧余姻
戚敢不自勦

祭柴方伯

萬曆八年之春定宇公奉諱病于家余仲子將
携公之女來省余抵武林聞公病薦而歸歸而
公就木矣于時訝仲子來遲未知公病知公病
而未知公長逝也越兩月余仲子泊公之女至
余不復見公即不忍視公之女乃掩袂而哭公
顧以職羈闕下不能赴又邸第中不能爲位即

具辦香束帛手一詞詣公几筵而告公曰噫噫
吁公胡逝耶公位至方伯不爲卑年至知命不
爲夭公有子若孫不爲無後余獨驚呼痛咽五
內若崩而不能解者則以公之志未大行公之
才之美未盡布也公性慷慨足以破猶豫公畧
雄桀足以定艱虞公行束修足以激頑鄙公言
梗切足以屈媿媿公識洞朗足以燭隱迹公氣
昌鬱足以作旼頽公猷揮霍足以道卻窾俾得
處中當軸其所長驅遠馭以登斯世于治理者

易易耳而胡可遽逝耶蓋公志大莫能容公才
美忌之者衆以直道忤時貴則忌以直論正寮
案則忌以直聲動 朝宁則忌以故一蹶于東
省再蹶于江右三蹶于晉中公之志已大劉公
之才十未試其二三而胡爲乎造物者亦忌之
也遠圖促景雄心短世慘莫慘乎中道酷莫酷
于盛年人則忌公天亦胡為隨人所忌而不壽
公耶噫嘻吁余不知其故矣古昔忠賢寂沒志
士厄棄百世之下聞而知者猶然按牘抵掌披

圖殞淚而况余與公親懿匪他情義兼切者又
焉能不結遐思于異代哀知己于沒世哉噫嘻
吁公已矣哀莫及矣公之志未得大行毋論矣
公有子四人未皆成立先公窆于北地未得遷
徙與太夫人合壙此公所齋志九京不已已者
余父要于公安得以存亡幽明今昔爲間當視
公之子省先太公之墓尤冀公默啟公子之衷
令迎太公喪余且畢力周旋爲治木易歛買舟
引櫬而歸也嗚呼生死契濶音塵永乖蘭焚蕙

燠怛焉于懷長籲彼蒼胡爲乎哉萬里極目緘
詞寄哀落月屋梁恍惚公來

祭趙目峯封君

惟翁懿質玄英川渟嶽峙維其範矣亦孔之粹
怡心率物蹈吉修姱維其行矣亦孔之嘉紬緒
丘墳研幾典籍維其學矣亦孔之式履信思孝
蹈義基仁維其德矣亦孔之醇作賓王家振鐸
鄉校維其似矣亦孔之教安貞好遁擷桂紉蘭
維其高矣亦孔之安亦既有子以勞為愛維其

慈矣亦孔之類爲民先覺爲士章程鄉有矩矱
國有典刑凡我後生景行行止胡天不憖遽迫
濛汜子督閩學岵岵是思上書謁告 天子子
之歸得省覲及翁無恙嗟嗟風木祿不終養凶
聞方訃哀悼靡寧道修且阻莫弔翁靈有子繼
翁翁歸且懌遙寄哀章以侑酌瀝

祭寅樓郝公

某聞寅樓郝翁之喪哭之逾旬將絮酒束芻馳
一介往奠之會翁之孫使使來徵狀則附其使

還告於翁之靈曰嗚呼翁逝矣歲在丁卯翁餞
某於邗溝之西走二十里而別收淚相向指某
以合併之期眇不可即即此生未卜也而翁今
逝矣方某得翁傾蓋時即碌碌一腐儒耳而翁
見謂非凡輒物色之既日察某言動謂某可交
也而雅與某善所以惻藉獎借甚備始而處翁
家塾既而竊祿於朝又既而告歸於里往來
維揚而過翁數數也凡家人所館穀歲時所餽
遺越十四年如一日焉此豈獨爲感恩哉誠知

已者不易耳世之人誦誦徵逐示謂交厚不迺
白頭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相知者何限也故翁
嘗語某以交道難全迺今得全交於翁矣獨媿
翁之所以知某者甚厚而不能酬翁之知也雖
然翁之所欲望見某者豈在是耶翁諸孫森森
成立又不俟某所以酬翁者獨能述翁之行誼
俾詒之後爲不朽庶稱萬分之一云爾山川伊
阻母能解官匍匐翁喪他日倘得予告南轅將
詣翁墓下而奠焉惟翁有靈鑒之已矣

合祭諸夫人

維靈璇闈胤秀華胄發英體含渥飾性秉柔貞
施衿結褵惟德之行嬪于昭族闡儀作經爰相
夫子龍騰鳳翺紆徐玉堂紉繹金匱槐市矩程
秣林藻績逮侍惟旃矢謨納誨洵歷清秩榮貴
比齊公留佐辟譽命聿躋不厘內顧曰維令妻
克勤克理以茲中閨令執彌光第祿以侈龍章
奕奕魚軒几几新恩載覃迺旌厥履螽斯坻慶
且也錫嗣顧弗永筭禔福考祥駢珠判采匹翼

乖翔訃來自越公盡以傷淑姿罔覲徽音則駭
蘭摧香遠月落輝吐哀此碩媛天胡不祚凡我
同寅悲離悼故望酹南雲陳詞紓素

祭柴太夫人

嗚呼哀哉夫人之生家有大程夫人之逝大程
既陟吉往凶來孰逢其菑樂樂棘人亦孔之哀
盡哉夫人含德之醇柔媛有齊厚順無垠體坤
育巽廓然內則矜我後生若衣有襟剡剡皇胄
載篤之修載叶其斂君子相攸家政用匡澗繁

是擷以莫不虔羞于禰祐羞祐維何維德斯薌
大姬由任有媯由姜亦萬其川河海滙之赫赫
宗柴夫人緯之拮据終朝以紓公勞公曰燕止
夫人無敖乃迪二嗣以經以事仲也如龍其光
孔熾矯焉雲驥遊于帝鄉曷褒夫人有奕鸞輦
既貴不寵爵而仍醮克嗣前徽無觀弗妙仲服
乃規馭于甸畿左文右武天子是毗曷以忘
憂樹諼于背孚威在中動罔攸遂百祿未總母
命弗遐溘如朝露厭浥舜華里人春輟紅女杼

息如雛失哺有知咸惻嗟予晚生夙稟閭史雖
曰累姻誼則猶子凱風南來訃音與陪神摧腑
崩悲響如亟顧瞻霄際遙不可陟涕之汎瀾譬
夏有汐搖搖翁旌南北其阡於彼於此孰使合
焉亦有緋謳不可伏櫬薄將潢汙寫我忠信

祭郝太夫人

天啟有郝寔頽降輦中虺外彪柔剛以持抗行
伯鸞去都歌噫儷賢維孟胥宇江湄三置千金
畜不我私一潤千里澤不我脂迺誕厥嗣令名

駿馳 帝嘉汝績用褒母慈母也淑哲則稱內
師粹溫其性婉婉於姿珥焉傳璣珮迺留夷若
揚大都僉式壺儀螫螫聞孫鳳毛絢奇覽輝而
翔集於皇達豈孫則邁亦祖是葵饗茲吉祥修
齡維祺胡為長逝作擯玄祇惟予通家夙稟令
徽遐音既隕良禪齋咨飾盥澡爵行人致辭曠
其悶魂若或聽之

祭錢母孺人

於鑠錢氏為鄞鉅宗矯矯賢碩曰判府公公賢

豈偶繫自令母母氏維賢迺厥後聞母甫筭
種德璇閨修能姤質作錢令妻刑家誠子悉厝
于理公克承之式穀是似蓋其冲年麗藻翩翩
握牘持穎絕迹飛騫婆娑藝圃文緣數阻亦閱
歲時始登天府銓曹曰良俾判東昌追溯孟訓
母賢益彰方膺膺仕祿養伊始謂母純嘏封章
可俟吉凶何期慶吊相隨天也不勲倏奄淑姬
寶婺沉矣瑤華萎矣耿明在天遺芳在里判府
跣奔慟過聲吞棒檄非喜罔極爲寃某情係里

閑恒馬興嘆悼此邦媛寄哀雲翰南國雲飄
北望遙謳緋無從縣之桂樹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一